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偶然看到大台的電視劇講及裸體模特兒，內容竟叫人慘不忍睹，希望編劇們多做資料搜集，尊重專業，故事合乎現實和邏輯性。

裸體模特兒

畫廊，在公眾大廳聽到職員對畫廊女主人說：「Nude model（裸體模特兒）」仍未到。」男主角自告奮勇脫去上衣，問女主人：「你的底線是多少？」一群等着繪畫的人立時興奮大叫：「脫、脫、脫！」恍似一羣色迷迷的淫蟲。在此「緊張關頭」，外籍男模退至不久，男模穿著浴袍出來！

劇情完全顛倒邏輯。高級畫廊不會同時設置室供一群人畫畫，出售的畫都是畫家交來的。畫裸體畫豈會在公眾大廳讓任何外人看到？用裸體模特兒的畫室一定鎖門拉上窗簾不准拍照，以保障模特兒的私隱。Nude model 的意思就是全裸模特兒，何用問脫的底線？能繪裸體畫的必有一定藝術水平，明白裸體是表現人體美的藝術境界，畫畫的人怎會興奮大叫全裸模特兒脫脫脫？也從未見有全裸模特兒會穿浴袍遮掩！

其實在香港供畫畫的專業裸體模特兒為數不少，有本地的，也有不同國籍的，有男有女。他們會應邀到不同的私人畫室或大學去當模特兒。他們當中大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本身也十分喜愛繪畫藝術，甚至自己畫人體畫一段時間也當起模特兒來，所以他們擺姿勢時，懂得怎樣擺最好看，耐力也強，讓畫人都舒服。有些是大學生，甚至是讀藝術的，兼職賺取學費；有些外國旅客充當模特兒賺旅費。我認識一位老資格的模特兒今年已七十歲，敬業樂業。

當繪畫模特兒無分年紀樣貌美醜高矮肥瘦，其實任何人也可以，畫人物就是要呈現不同人物人生不同階段的形態，在藝術家眼中，每一個人每一個階段都是美的。

琴台聚

潘國森

今時今日稱呼金庸為「小查」，實在是「小查詩人」的簡稱，實是敬賢，亦沒有不敬老。

父債子償

我跟網上的讀者小朋友說寫封信給小查說要拜訪，然後他的秘書小姐就來電約我，說得稀鬆平常。但世事哪有這麼簡單？小查一年收到多少讀者來信？我那回「一擊即中」是兩個原因。第一，我幫他校正了修訂二版《金庸作品集》的錯字和錯資料，大概八九九九吧。第二，我已經出版了四部「金學研究」了。

那時小查還住在香港島山頂道一號豪宅，當天他在宅中一個小偏廳見我。大家談了約一個小時，其實我對小查本人沒有甚麼興趣。我是搞「文學的內部研究」，即是作品本身；「外部研究」則可以包括作者本人的任何事，這些我都沒有興趣。當時只問了《鴛鴦刀》是哪一年發表的，小查說記不起。小查的國語帶有濃重的吳方言口音，跟我平時看國語片、聽和唱國語時代曲的國語頗有差距，我大概只聽得懂七成左右。因話提話，小查的話實在不好聽懂。好幾年前，小查接受香港的記者訪問，記者引述他說甚麼「公務員是爸爸」、「香港政府是兒子」。報道出了之後，輿論嘩然，小查急急澄清，指出他在說「國務院」，而普通話極不靈光的「小記者當作「公務員」；小查那時已從報社社長退下來，對於小記者的荒唐很有意思，認為他們若聽不清，應該

跳出框框

蒙妮卡

二十多年前首次去大英博物館參觀木乃伊，恐懼感多過好奇心。木乃伊全身包裹，僅露出顛頂一小撮頭髮，靜靜地躺在玻璃箱內。他的裹布霉爛，隔着玻璃也像聞到噁心的霉臭。不敢趨前，遙望他，心裡說：「終於見到了。」除此外，沒膽量也沒興趣進一步研究。

木乃伊

後來去埃及旅遊，參觀開羅國家博物館，再次和木乃伊邂逅。館內的木乃伊數量多得，但遊客更多，噪音不絕，像走進菜市場。人氣盛，不再恐懼，卻擠不進人堆裡細看他，心想：「千萬別吵醒你。」

這個夏天，大英博物館展出新一批木乃伊，揚言利用新科技CT圖像掃描技術，將木乃伊的裹布一層層剝開，為木乃伊「注入了新生命」。大英帝國喜歡「收藏」別國寶物，博物館藏有木乃伊一百二十具，近年選出其中八具進行掃描，還替他們編出八個生前故事，讓觀眾深入了解千年前的古人如何生活，為何逝世。

急不及待趕去看了。這一次，可以近距離和他們親密互動。一副顏色鮮豔的棺材吸引了我，它從未開啟過。我按著CT控制器，透過螢幕，看到棺材裡躺着的，原來是一個身材細小的女童，只佔據棺材三分二面積。

轉動控制器，看到她的恆齒還沒長出來，估計她只有七歲。古埃及絕少為女童屍入棺，相信她出身富貴人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另一個從未開棺的男性木乃伊，牙齒差不多掉光了。3D控制器移向他的心臟，指他死於動脈硬化。

通過新科技，我們可以四千年前的古人對話。離開展館時，碰到一位香港留學生。她來倫敦讀博物館展覽碩士班，暑假不回港，在大英博物館當義工，對觀察進行問卷調查。她告訴我，畢業後希望在西九文化區工作。祝福她。

打個電話求證呀！小查的話「不好聽」、「難聽（懂）」，於此事可見一斑。

這回首次見面，倒是小查問我的多，比如唸書時學些甚麼、平素讀些甚麼書之類，都是些長草初次見晚輩時常問的話。談到已近午飯時間，原本以為小查會留我吃飯，誰不知他頻頻看錶，最終吩咐司機送客。周公謹「賠了夫人又折兵」，我這是「賠了果籃不得餐」！

車程中，司機叔叔問我是哪家公司。我想我跟小查沒有「業務往來」，雖然有三部金學研究的書都由明報出版社刊行，但都在小查賣光了股份之後。我便對司機叔叔說：「我是查先生的朋友。」這樣答會比較「體面」。

過了一年之後，又發生了一件趣聞。有一位吃文學研究這飯的老教授去拜訪小查，小查因為事忙，不能請那位教授吃飯，見過面之後便給了一個紅封包當敬東。豈料事後這位教授打開紅包一看，見內中的鈔票太少，勃然大怒！交還給帶他去見小查的陪客而拒收！後來這位先生就撰文惡詆小查的武俠小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呀！

文化界前輩告訴我說「士林笑話」之後，我便笑說小查對我實在不夠朋友！人家是教授你就請吃飯，我是「晚輩小孩」就如此待慢！

有一回，小查的兒子請金學研究的前輩楊興安兄吃飯，楊兄找了我當陪客。「小小查」還送了一套《書劍恩仇錄》給我，這算是「父債子償」，兩無拖欠了。

（小查與我，之三）

皇城的下午

每天清晨，推開書房窗口，窗外四棵花繁葉茂的雨樹，總是笑盈盈地與我道早安。那天在皇城下午的雨樹記憶因此時不時都來敲一下我記憶的窗口。午後的熱帶陽光依然熾烈，炎炎照射着漫漫流動的大河，波光流晃間晶晶灼灼，彷彿黃金掉到水裡，載浮載沉地閃爍，眩目燦爛的河水的倒影是岸邊的大樹。

大樹身軀壯實挺拔，寄生着深青淺綠的長形葉子，有些已經發黃枯凋，卻還緊緊貼在樹的身上不放，看着就像身上長毛的樹。樹幹長得有二人高後，自然分叉，極力向四面八方開展，樹冠巨大，形成遮蔭效果。坐在樹下只覺得滿地陰涼，樹上唧唧啾啾的鳥聲輕快如珠似在對話，河上掠過來的習習涼風叫暑氣飄走，幻想有一張床，那就連夢也是濃稠的翠綠。樹那麼大，葉子出乎意料是卵圓小片，對生，長得太密，便有重量，一樹葉子都往下垂，密密麻麻的嫩綠深青當中，點綴無數紅色小花。和大樹的大比較之下，花顯得小，小而可愛的紅花，底下是白色，上邊為桃紅，像一粒白紅相間的小毛球。

坐在樹下的休閒椅，周邊花木蓊鬱，樹影婆娑，一種與世無爭的歲月靜好。柔軟的草地剛剛修剪剪裁，要不是怕人看了笑話，真想躺在草地上睡個午覺。當地的朋友說他小時候，曾在這草地上快活翻滾，回家以後，後遺症是全身無處不發癢。許多事情皆如是，看着美好，要親自嘗試才知道難度。

這大樹開的花真好看。我指着大樹上粉白緋紅的稠密小毛球花。英姿颯爽的大樹，因朵朵綻放的小球花而變得婉約柔媚。

這是雨樹。朋友說。雨樹的花是很漂亮。原產於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雨樹，性喜充沛

陽光和雨露，適合在熱帶生長。一長成，枝幹便極力向前後左右鋪展，樹冠寬闊，胸懷寬敞，誰要到樹蔭下乘涼，口不說話，心不煩躁，就會聞到馨香清雅的花香味兒。

那是很多年以前，特別到江沙，就在晴日靜美的江沙河畔，和雨樹相遇，並有了一點點認識。

但雨樹卻不是江沙聞名的樹。江沙是馬來西亞霹靂州的一個小鎮，人口只有一萬多，以馬來民族為主。這裡有一棵名聞遐邇的歷史古樹，那是一百多年前從非洲移植到馬來西亞的橡膠樹。江沙曾以盛產橡膠聞名。全馬各地的橡膠樹也是從這兒開枝散葉出去，被譽為「馬來西亞第一橡膠樹」之鎮。

開車到江沙，一路經過許多橡膠園，更多棕櫚芭，沿途皆為碧綠青翠的樹林。可保護眼睛的綠色林樹，支撐起馬來西亞的經濟。那時去江沙的目的卻非為第一棵橡膠樹。江沙為霹靂州皇室所在地，故稱「皇城」。也許如此，這兒亦是馬來文化的中心。要去觀光的是1917年建立起來的皇家回教堂，名烏布地亞回教堂（Ubudiah Mosque），州內最豪華亮麗的回教堂。

車子朝河畔的皇家山（BUKIT KERAJAAN）駛去，迂迴乾淨的傍河大馬路悄無人煙，亦無車子駛過。排列整齊在路邊的大樹茂盛生長，不甘寂寞的樹葉在探頭探腦眺望，標誌着皇室的街燈掛着肅穆的金黃色雕塑。一再穿過立于路中間的金黃雕花拱門牌樓，一看便知又名為「燦爛山」（BUKIT CHANDAN）之路大有來頭。逛了幾個小彎，路過數座大洋樓，據說皇親國戚才可把住所建於皇家山，這想當然耳。遠遠便見綠樹掩映的回教堂。一貫高高的圓頂，以黃金顏色顯示它的與眾不同，巍峨聳立的尖塔也是烏布地亞回



雨樹

網上圖片



烏布地亞回教堂。

網上圖片

教堂建築風格的特色，馬來朋友說，這兒是穆斯林們感覺驕傲的朝聖之地。晴朗如洗的藍色天空下，青翠的棕櫚樹，碧綠的草地，金黃和白色混合的伊斯蘭風格建築物，乾淨的空氣，皇者之風的大氣派，這是拍了照片，在鏡頭裡看見的，叫人永遠難忘的江沙皇家回教堂美景。單是這一個景色，已經值回江沙行的票價了。繼續再驅車往前，無人無車的路邊都是大樹，按下汽車玻璃窗戶攝影時，空氣中隱隱有草香有花香有樹的香，叫人真想棄車漫步。

右邊是佔地寬闊氣勢宏偉的伊斯甘達力亞大皇宮，即霹靂州蘇丹的住所。對待子民不分種族一視同仁的霹靂州蘇丹深受人民愛戴。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曾經發生種族衝突事件。蘇丹伊德里斯在第一時間親自乘船渡過江沙河對岸，到馬來甘榜去警告馬來人不要過來當時以華人為主江沙市區，以免引起暴亂導致人命傷亡。當全馬各地發生流血事件時，江沙平安無事，華人口口相傳，至今猶不斷重提，一再稱頌這位全民敬愛的老蘇丹。

開門深鎖的皇宮對面是大操場，兩邊全是森林老樹，操場之外是一棟以黃褐色為主調的木結構建築，樸實無華得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著名的哥南岸皇宮（ISTANA KENANGAN）。翻譯成中文意思是紀念（或回憶）皇宮。當年的舊皇宮是今天的皇家博物館。霹靂州旗在老皇宮庭院裡隨風搖晃，陽光照着老皇宮的輝煌和精緻。這沒

採用一釘一鐵，全木的老皇宮，是充滿馬來特色的高腳屋住宅，手工和雕刻無比精細，造型也許過時，樣式卻很經典。恰逢星期五休館，只好在紀念皇宮的門外攝影，為此此一遊留下紀念。

單行道無法回頭，繞着皇宮走一圈，又回到皇家回教堂，捨不得離開，再度下車拍照，突然回教經文的聲音通過播音器高聲唱誦起來，四周一片空曠，聲音特別響亮。回教徒一天作五次禮拜，禮拜時間回教堂必傳出經文唱誦聲。每個清晨破曉時禮拜一次，叫「晨禮」，中午「晌禮」、下午「脯禮」，日落後「朗禮」，入夜後「宵禮」。每星期五午後集中到回教堂作集體禮拜，稱為「聚禮」。我們遇上聚禮時間了。

只有一條路，只好循原路返回河邊，刺眼的陽光緩和下來，河邊有馬來攤檔在賣清真食物。喚來一盤炒麵，一碟椰漿飯和炸雞，加上奶茶和咖啡，就在河岸旁的樹下像年輕時候到海邊野餐一樣地吃着馬來食物。

河風輕拂，在樹下吃飯的感覺很好。自由自在悠閒適意。這棵也是雨樹嗎？

江沙的朋友說，哪，這裡，這裡，那裡，那裡，都是，江沙有很多雨樹。全是當年英殖民地時代栽種下來，一直保留到今天。

皇城的下午，那些植在霹靂河畔的雨樹，多年來在腦海裡形成美好記憶。重返故鄉檳島定居時，看見屋子門口這四棵雨樹，毫不猶豫，決定住在窗外有雨樹的地方。

民意強烈反對「佔中」

思旋天地

思旋

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在兩院勝出，重掌兩院，民主黨總統奧巴馬頓成「跛腳鴨」，預計未來兩年的施政會因此舉步維艱。但美元在外匯市場方面節節上升，日本驟然大舉量化寬鬆，日圓暴跌，令區內貨幣波動不已。其實在投資市場很難獲利，就算強如金管局，專家雲集，也因美元轉強，外匯基金上季外匯投資動蝕了二百八十四億，完全抵銷了股票及債券投資，拖累到外匯基金整體投資錄得一百八十七億的虧損，於此可見一斑。商品市場也同樣波動，油價節節上升，商品市場也跟隨波動，中國大媽」在黃金市場也炒作乏力。

不過也有好的消息，在以中國為主場，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成果不菲。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外交力量更上一層樓，專家認為中方在區域合作的倡議有望在會議落實，中國的話語權將更為提升。

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中期選舉失利，但他在APEC會議後有「習奧會」，雙方表現友好和善意，相信對擴展合作，在經濟方面更有利，對反恐維穩會有突破。這是世界的潮流，個個都希冀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互相尊重，避免衝突，尤其是亞太區國家更希望促進良性互動，最重要是減少經貿磨擦，加強經貿的態勢。甚至日本、越南等國都釋出善意，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以和平外交政策的話語權有所突破。

遺憾的是，本港有些人不懂形勢，不懂政治常識，居然有非法「佔中」破壞者不知進退，學聯團在APEC期間鬧京，裡應外合搞壞局面，其實「反佔中」數日內有一百八十多萬市民簽名，民意強烈反對「佔中」，要求學生撤退，還路於民，不容對抗禁制令，佔損司法權威。法治乃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無論是內地或香港愛國愛港人士都認為長此「佔中」嚴重影響香港司法權威，打擊法治精神，對香港經濟特別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嚴重負面影響。籌備已久、準備就緒的滬港通，現時啟動無期，很多人認為香港必須回歸秩序，「阿爺才會吹風」。

香港回歸初期，有人憂慮香港會被邊緣化，當時被認為是杞人憂天，十七年後的今天，香港被一些人搞破壞，大有自毀長城之嘆。現在憂慮邊緣化已是不爭事實，期望梁振英行政長官今次北上參加APEC會議與國家領導人見面，爭取機會向中央反映民情，期待中央恢復對香港的信心。

撫圖思昔說當年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日前參加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紀念酒會，承贈兩冊「古書」新印的寶貴文物。一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香港指南》，另一本是鄭寶鴻編著的《香港早期社會影像》。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我曾隨先父居港數年，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後到港工作迄今，可說是老香港一名。睹圖思昔，既有感慨，也有懷舊情緒。今垂垂老矣，擇其數端，與讀者共覽。

《香港指南》中羅列當年的中文報館，凡三十多家。今碩果僅存的只有《東方日報》、《星島日報》、《大公報》三家。當年的大報，如《工商日報》、《華僑日報》、《循環日報》、《華字日報》都在二戰前後陸續關門。至於華資銀行，也有十數家，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港區中資銀行頭兒，一聲令下，便把中資銀行盡量合併。當年香港銀行界元老莊世平先生，運用他的影響力，才把南洋商業銀行和集友銀行等保留下來。

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在兩院勝出，重掌兩院，民主黨總統奧巴馬頓成「跛腳鴨」，預計未來兩年的施政會因此舉步維艱。但美元在外匯市場方面節節上升，日本驟然大舉量化寬鬆，日圓暴跌，令區內貨幣波動不已。其實在投資市場很難獲利，就算強如金管局，專家雲集，也因美元轉強，外匯基金上季外匯投資動蝕了二百八十四億，完全抵銷了股票及債券投資，拖累到外匯基金整體投資錄得一百八十七億的虧損，於此可見一斑。商品市場也同樣波動，油價節節上升，商品市場也跟隨波動，中國大媽」在黃金市場也炒作乏力。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有一隻《夜鶯》飛到小狸的眼前，但本狸定睛一看，卻原來是隻畫眉。小狸說的是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十月三十一日的一則報道：中國大膽的奧斯卡新導語：加點法國味道。這則報道的導語是：中國政府試圖以一項大膽的新戰略來終結中國電影衝擊奧斯卡多年來一無所獲的歷史：明年，中國將以一部由法國人製作的電影參加奧斯卡角逐。

看到這裡，小狸總是覺得奇奇怪怪：美國人說的，法國人幹的，中國人「試圖」如何如何——而且這「中國人」還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再往下看：這部「影片《夜鶯》的故事發生的場景在中國，演員也是講漢語的中國人。但該片的導演、編劇和剪輯等多以法國人為主，故事的情節也和導演 Philippe Murli 之前執導的一部極富法國風情的影片非常相像。」

這最後的「非常相像」之說又引狸到網上一查，原來早有網友評這部《夜鶯》是中國版的《蝴蝶》，而《蝴蝶》即為 Murli 導演早前享有嘉譽的名作。

再看看 Murli 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是怎麼說的，「我的電影和之前試圖贏得奧斯卡獎的中國電影不一樣——『我的電影』，而且和『你』不一樣，這不是有點『奇奇怪怪』？而且人家自己都心同此念了：『我想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部中國電影會署上 Philippe Murli 的名字』，他還說，《夜鶯》被選送參加奧斯卡角逐，『讓我很驚奇，但我認為別人一定更加驚奇』。

是的，儘管這部《夜鶯》可以算作「合拍片」，也可以「並不違規」地去參加奧斯卡角逐，但我們中國電影的主管方和專家學者們，就不應該感到「驚奇」甚至「更加驚奇」嗎？

最起碼，小狸看到有一位普通網友已經感到「奇奇怪怪」了。他在大聲質問：「為什麼一部畫眉做主角的影片要叫《夜鶯》？」他說：「影片中確實有一隻出鏡率很高的鳥，但那只是一隻畫眉，而不是片名中的『夜鶯』。好生令人奇怪！」

小狸說：夜鶯的歌聲再動聽，牠也只是被視為西方的歌后，而東方的畫眉，自古以來也有一副金嗓子，誰人不聞處處青山叫畫眉，「山花紅紫樹高低」？夜鶯好，畫眉還不遜色，中國電影應該有自己的畫眉，而中國人更應該有這個自信。